

4. 我让晓慧冷静地想一想，究竟那个男孩适合她吗？他们真的彼此相爱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试着跟他提出“暂停一段两人之间的性行为，只是单纯享受爱”的建议，看他有什么反应。我把《青苹果》杂志转载的一篇美国女孩写的文章送给晓慧。

这篇文章就叫做：爱情和性是可以等的。然后，我对若有所思的晓慧说：“以后在要与男友发生性行为之前，我希望你能对自己说一声‘爱情和性是可以等的，至少性是可以等的。’”

这里，我将全文附后，也把它送给无数像晓慧一样的女孩们。

爱情和性是可以等的

我必须承认，我曾经对自己是否应该保持处女之身产生过动摇。那时，我和前男友已经相处了8个月。我以为我们真的相爱，而且我们之间有着良好、健康和信任的关系。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，我更加依恋他。我们会几个小时通话或躺在床上看电视节目。和他在一起，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物质上，我都觉得很舒服。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一直相处得非常好。

8个月后，我们开始午夜对话，谈论性。我觉得自己想让他快乐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了一句：“我想有一个完全的关系，我希望我们不但在感情上和精神上，而且在生理上都在一起。”在某种程度上说，我觉得自己亏欠他什么，我感到有点担心。我不想结束我们的关系，我想让他快乐。但是最终，我还是决定保持我的处女之身。我受的教育和知识起了很大作用，我是说，我学到了太多有关性的知识：意外怀孕、性病。而且我从小就被教育说应该等待到结婚才发生性行为。在我结婚的那天，我想头罩面纱，在其他人说不可能的时候，简单地说一句，“我坚持到了结婚的这一天。”

我和男友谈过许多次关于性行为的话题。第一次我只是说，我爱你，但是现在我不会和你有性关系。他同意了，他说很好，但是我们很快就分手了。这是我提出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做他需要做的事情。如果他有一天理解了，他就会回来。后来他说要到多米尼克共和国去。我感到自己有这样的想法：如果他离开，我是否会因为没有把自己的初夜给他而后悔？最后，我得出结论：我已经在生理上作好了准备，但是，精神上，没有。我想了许多。我想和他愉快地相处，但是我知道有关性的压力还会存在。理智上，我知道自己是对的。毕竟，这是自己的看法：如果你对某件事考虑很多，那么说明你还没有作好准备。爱情和性是可以等的。

□文 / 刘珏评



在张爱玲的心中，人生不仅是一袭爬满了虱子的华美旗袍，更是一个苍凉的手势。浓浓的恋物，深深的孤芳自赏。人生，所有的轰轰烈烈、爱恨缠绵，都是在自我内心完成的，与他人无关。

或是环境使然，或是对上海旧梦的追慕，或是与生俱来的落寞情怀，张爱玲式华丽而苍凉的寂寞，一直在延续，关锦鹏得其华丽，陈逸飞得其情调，而只有王家卫一人得其寂寞的内涵。

《花样年华》的英文翻译名叫“*In the mood for love*”，美得那么诗意，又那么准确。爱在月光中，在别人看来像诗歌里的意境，十足的爱情气质；在自我，也是陶醉着甜美和忧郁的。而只有清醒的时候，才知道那是自欺欺人，爱的不过是月光中的自己，上演的不过是自我陶醉的独角戏。

20世纪60年代的故事，苏丽珍与周慕云，两个华美的身影，在寂静舒缓的镜头中走来走去，像是一部锦衣夜行的时装大片。双方配偶的关系、邻里的闲言碎语、工作关系，尽管这些在影片中都不可或缺，但他们的生活好像是与环境毫无关系，他们只是两个投放的影子，在慢慢地做一个与爱情有关的游戏，完成一个能获得内心满足的梦。

无数次在昏暗的甬道里擦肩而过，或许之间的距离只有王家卫式的0.01公分，苏丽珍微笑，有点忧伤韵味的表情；周慕云也笑笑，暧昧的眼神。其实各自内心已是潮水翻涌了。即使后来苏丽珍伏在周慕云肩上哭了，也只是“发乎情，止于礼”。

其实该有故事发生的，可苏丽珍说：“我们跟他们不一样。”于是周慕云就这样看着她摇曳生姿地走了。“他们”是生活在现实里的人，囊括了家庭、工作、邻里、道德、法律……一切的生活。“我们”并不是，“我们”只是在营造一个梦，一种情调，而梦是没有也不该有出路的。

暗香浮动月黄昏

——品读王家卫电影里的寂寞情怀

“如果有多一张船票，你会不会跟我走？”周慕云终于还是问了。然而苏丽珍终于还是没有说，终于还是错过了。

也许，这样的结局比较好。

“我距离她最近的时候，只有 0.01 公分，57 个小时之后，我爱上了这个女人。”

代号 223 的独白，听起来像是一个寂寞的孩子在唱歌，在独自地抚慰自己的心灵。而 0.01 公分，却是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距离。就因为这 0.01 公分的距离，代号 223 的金城武和女毒贩林青霞、代号 663 的梁朝伟和王菲，才都是独立而寂寞的人。每个人都像茫茫大海中的孤岛，无论是风平浪静还是波涛汹涌，永远都是疏离的。

快餐店、便利商店、凤梨罐头、警察、空姐……这些现代的词汇重新组构现代的疏离寂寞，组成了金城武在摇摇晃晃的街道商店中奔跑的莫名其妙，组成了快餐店前梁朝伟一个寂寞的背影，而身后却是涌动过往的人群，好像身边人有其自在的生活和世界，寂寞只属于他自己。于是，金城武失恋后拼命地吃过期的凤梨罐头，与其说他在向“过期”表示抗议，不如说他在加强失落在享受失落，无法摆脱亦不想摆脱。梁朝伟则习惯性地和家里的陈设物对话，其实窗外就是扶手电梯上上下下的人群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这么近，却也只能跟自己说话。

阿菲爱上了 663，然而她什么也不愿说。又是一个“自娱自乐”的都市寂寞人。他离开的时候，她在他家里做家务，那么轻松自在满足。而突然有一天被他撞见了，一切变得不自在了，好像她正做着美梦，而他是个卤莽的闯入者。

《重庆森林》像是“上片”和“下片”两个不相干的故事。而其中有个镜头，这些人物都在同一时间出现了，彼此却互不相识。“每天你都有机会与别人擦身而过，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，不过也许有一天，他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或者知己”，但每个人都太专注于自己的每一分钟，以至于完全无法与另一个生命沟通。



张国荣的气质再适合不过这种看似残酷实则温情的寂寞了，一个装着女人百转柔肠的男儿郎。在《阿飞正传》里的他，就像一只没有脚的鸟，一直飞啊飞，累了的时候就在风里睡觉，一生只落地一次，就是死了的时候。

对于漂泊的人，或一生都在追求的人，帝王般统占他们一生的是寂寞，唯有死亡才能心安。阿飞潦落中却带着贵族的骄矜，好像生来被赋予了一种使命——寻找他的生母，亦是寻找他的原乡。

电影之外的许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：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只是在不停地找寻，也不知道最后是得到还是得不到，或者得到什么，总之一句“我曾经努力过”就可以自欺欺人了。只有影片末了，梁朝伟一个转身回眸，暧昧的微笑。不知道是在嘲弄片里片外所有的人，还是在自嘲。

张爱玲好像很了解别人，那是因为她太关注自己，太了解自己，所以了解了人性，才了解别人。寂寞是表面的，自我沉浸却是内里的。王家卫的镜头是现代都市情结的物语，呈现的是疏离冷漠的无奈，却都是自我抚慰的快感。